

起而歌唱，改變世界

Clifford Odets' 《Awake and Sing》 贏得東尼獎

“Awake and Sing” Won 2006 Tony Award for Best Revival of a Play

陳正熙

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

52-53

2006年的東尼獎在6月12日揭曉，在包括最佳音樂劇、最佳戲劇、最佳男女主角及配角、最佳設計等共24個競賽獎項中，幾個原本就有多項提名的熱門製作，如《Jersey Boys》、《The History Boys》、《The Drowsy Chaperone》、《Sweeney Todd》、《The Pajama Game》、《Faith Healer》、《Rabbit Hole》，都得到獲獎的肯定。最受注目的最佳音樂劇獎，由以60年度著名男性美聲流行樂團Four Seasons為素材的《Jersey Boys》獲得，最佳戲劇作品則是英國當代著名劇作家Alan Bennett於2004年在英國國家劇院首演、並獲得當年Laurence Olivier Award最佳新劇作獎的《The History Boys》。

在這許多得獎作品中，獲得最佳重演戲劇作品（Best Revival of a Play）的《Awake and Sing》，對於身處當代台灣的我們，最有啟發性的意義。

《Awake and Sing》是美國當代劇作家Clifford Odets（1906-1963）的第一部作品，1935年由The Group Theatre 製作，Harold Clurman導演，在百老匯的Belasco

劇院首演，並且立刻成為The Group Theatre的標記演出。相隔70年後，2006年由林肯中心製作的重演，將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紐約布朗區裡由三代移民組成的柏格一家，努力維繫家庭與生命完整的掙扎與夢想，重現在當年首演的Belasco劇場舞台上。²

Clifford Odets本人，和劇中人物一樣，出身猶太移民家庭，雖生於費城，但也同樣成長於紐約布朗區，這就形成他作品時空背景的基礎。他在17歲時，就放棄學校課業，開始追求表演事業的可能性，之後與Lee Strasberg等人共同成立The Group Theatre，並以《Awake and Sing》成為最重要的駐團劇作家³，之後的幾部重要作品《Waiting for Lefty》、《Paradise Lost》，和在票房上最為成功的《Golden Boy》，也為他開啓了好萊塢電影世界的大門，而成為劇場電影兩棲的知名劇作家。

立基於他個人的家族背景，和在紐約布朗區成長的經驗，Clifford Odets的作品，尤其是早期的作品，都以他所熟識的中下階層群眾為主要角色，以他們在

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生活為素材，描寫人物真實生命情境的同時，也對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提出強烈批判。Clifford Odets的作品，以鮮明的角色為主，戲劇語言既有市井趣味（street talk），又充滿比喻與詩意，但政治宣傳（propaganda）的意圖，則是他的作品經常遭到批評的原因。

且不論他的政治信仰⁴，真實的人物和情感，真實的戲劇情境與社會關懷，才是他的作品真正動人之處。筆者還記得在大學時代，第一次讀到他的《Waiting for Lefty》和《Awake and Sing》時，因為那種單純的熱情、真實的聲音、改變社會的堅強信念而受到震撼。

因為，在面對混亂世道的當下，冷眼旁觀或甚至犬儒（cynical）以對，其實是非常容易的，但要拒絕接受現實、拒絕放棄改變世界的可能，要像劇中人一樣awake and sing，才需要勇氣與毅力，如Clifford Odets這樣的劇作家所發出的聲音，才更值得我們細心聆聽。

那麼，在遙遠的太平洋彼

“Awake and Sing”

Won 2006 Tony Award for Best Revival of a Play

岸，來自70年前的呼喊聲，對於當代的台灣有什麼意義？

21世紀初的台灣，社會整體的狀況當然不比1930年代的美國，但即使沒有股市崩盤、經濟破產、失業幾乎已經是常態的情形，我們的處境，真的比《Awake and Sing》裡的柏格一家人要好嗎？我們對於前景的期待，真的會比他們的夢想更切實際、更有可能實現嗎？政治人物的腐敗無能、資產階級的貪婪無德，與經濟秩序的敗壞、社會價值的錯亂、階級差距的惡化，互為因果，而真正受害的，不僅只是那些完全無能脫離貧困的弱勢族群，日趨窮困的所謂中產階級，也同樣是受害者。

因此，我們都是柏格一家，我們都困在令人不滿的現實當中，我們也都想努力擁抱夢想，但為我們發聲的Clifford Odets在哪裡？

紐約時報劇評家Charles Isherwood在《Awake and Sing》的評論中說：

「理想並不會像舊報紙一樣，逐漸腐爛成土，卻會持續存在，就像

這個令人感動的重演製作提醒我們，人類追求夢想之歌，總是悅耳動聽的。」⁵

在瘋狂紛擾的吶喊叫囂聲中，更是期待本地的劇作家們，為我們譜寫悅耳動聽的樂曲，鼓舞我們繼續追尋美好生活的夢想。

這是《Awake and Sing》得獎的啟示。

■註釋

1 The Group Theatre是由第一位將俄國導演Konstantin Stanislavsky（史丹尼斯拉夫斯基）的表演訓練體系，帶進美國並發展成為所謂「方法表演論（Method Acting）」的表演導師Lee Strasberg，知名導演/評論家Harold Clurman，之後又創辦了ART（American Repertory Theatre美國定目劇場）和Actors Studio（演員工作坊，美國最著名的演員訓練工作坊）的Cheryl Crawford，以俄國的MAT（Moscow Art Theatre莫斯科藝術劇院）為範本，共同在1931年創立，是自歐洲引進的ensemble acting概念，在美國劇場的第一次實踐，也是第一個以演員為主體構成的劇團。

除了ensemble acting的概念及實踐之外，The Group Theatre也以製作當代劇作（尤其是Clifford Odets的作品），明確的社會改革信念，偏向左派的意識形態著稱。

2 除了林肯中心的製作外，華盛頓特區最

著名的劇場Arena Stage，也在2006年重新製作《Awake and Sing》，由該劇團的創始人之一Zelda Fichandler執導。

3 《Awake and Sing》原名《I Got the Blues》，當Clifford Odets將這個為劇團主要成員量身寫作的劇本提出來時，劇團大老Lee Strasberg並不喜歡，只是在其他劇團成員的堅持之下，才有機會製作演出。演出的成功，讓劇團在財務和知名度，都得到極大的助益。

4 其實Clifford Odets與所謂政治信仰或意識形態，是有一些距離的。他曾經加入美國共產黨，但在八個月之後就選擇退出，之後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（House of Un-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）的調查中，他也堅決否認與共產黨的關係，甚至與委員會合作，提供了他的黑名單（naming names）。因此，雖然他始終有相當明確的階級意識，但這樣的意識與政治經濟學說的理論或信仰沒有太大關係，而與真實的生命經驗有關。

5 取材自紐約時報網站2006年4月18日劇評。